



宋 荣著
卫 为 枚 芝译

心中有个恋人

上海译文出版社

心中有个恋人

宋 荣著

卫 为 枚 芝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송 영
金土日 그리고 月火水
(주) 삼성출판사
1985년 8월 16일 19판발행

心中有个恋人

〔韩国〕宋荣 著

卫为枚芝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江苏丹徒人民彩印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25 插页3 字数122,000

1994年6月第1版 199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000册

ISBN7-5327-1420-9/I·853

定价: 5.10 元

(沪)新登字 111 号

作者的话

这部小说里的润求和莲秀的故事并非完全虚构。然而，也不是完全实实在在的人物的事，可算是虚构和事实掺半。不过，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今天的小说一般都是从一个事实出发的。

有一天，我喝完酒深夜归家，在合乘的出租车中碰见了润求。那天，润求邀请我，我却不过他的情面，被他拖到公寓里喝酒一直到天亮。尽管他显然是一个中坚会社职员，但不知怎的，却陷于空虚的状态。也许是我太武断，可我似乎从我偷眼看到的他家凄凉的气氛中找到了原因。

莲秀是我住在公寓里的时候遇到的一个女子。一天，她带来两卡车的行李，搬到我的隔壁。奇怪的是，她没有任何亲属。卸行李的时候，有几个年轻的男人来帮忙，但他们不是她的亲属，干完活就不见了。她站在地上，呆呆地瞅着吊笼把她的行李吊到很高的楼面上去的情景。我看着她那凄惨的样子，心里不禁感到一阵刺痛。尽管莲秀是一个相当漂亮的女人，但她的美反而使她显得更加孤独和落寞。

有一天，我产生了一种冲动，很想把润求和莲秀联系在一起，灌注以某种生机。因为我觉得要是追溯到过去，他们

幼年时期的体验可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经历了同样的艰难和痛苦。

这部小说是在1981年春夏之间写成的，当时从政治上可以说是一个考验期，就我自己而言，也是一个经历了内心的考验、杜门不出的时期。也许正是由于这种生活状况，才产生了这种凄凄惨惨的作品。

这次，由于卫为、枚芝先生的翻译，这部作品得以和中国读者见面，这对笔者来说不能不是一件非常令人高兴的事情。

去年，为了要去白头山旅行，我在仁川乘船去威海，头一次看到的山东半岛的河山亲切而又温馨地出现在我的眼前，仿佛来到了故乡。黎明，在客船的甲板上眺望威海谧静的风景，不禁有一种感慨：现在我才算是来到了地球上离我们最近的国家！我确信今后我们作为近邻，心灵的交流将会更加频繁起来，谨对翻译此书的卫为、枚芝先生和负责出版此书的上海译文出版社致以谢意。

宋 荣

1993年6月23日于汉城

目 次

作者的话.....	1
陌生的时间,陌生的脸.....	1
脱离了轨道.....	24
她的脚.....	56
悲哀的目光.....	76
一时的欺骗.....	100
三根十字架项链.....	118
那边的梦.....	136
短暂的下午.....	157
尾声.....	185
译后记.....	189

陌生的时间，陌生的脸

1

公共汽车蚯蚓般沿着山坡慢慢地朝上爬。天黑了，窗外的景致模糊难辨，但仍可直觉到汽车正在爬行的路是非常陡峭的山道。汽车驶上了山坡，引擎声听来有点疲惫和沙哑为时也有刻把钟了。可车子还在喘息，不断转着角度很大的弯子。这种路即使在大白天，对司机来说也是很难走的。

车上除了司机和女售票员，只不过四五个乘客。司机露出宽阔的脊背专心致志地驾驶。早在一个钟头前，似乎不满二十岁的蓬头发女售票员就坐在门旁边的椅子上头靠椅背睡着了。座位很散，四五个分别坐在自己位置上的乘客神情大体上都跟女售票员相仿。如果说车厢里还有点生气的话，那就是并排坐在司机背后座位上的一对男女。男的头戴登山帽，身穿黄色针织运动衫，女的单穿着一件帛绵丽^①外套。他俩从一上车就娓娓交谈直到现在，还不时咯咯地笑。如果没有他俩，车里的光景也许就非常寂寞和令人烦闷了。

车顶上的小灯照得车厢里昏昏沉沉。汽车从汉城出发

① 一种纺织品。

已经三个半小时了，四点正开出的，现在正好七点半。

李润求独自坐在最后边的一只座位上。他也像瞌睡似的半闭着眼睛，身子紧紧靠在椅背上。他早就悄悄地观察车内情景，恰巧在他位置上能一眼看见所有的人。他一个个地观察他们的背影，当然这是一种无意识的行动。除了前座的一对年轻人而外，车上还有三个人。一个男的已经穿上了厚厚的黑色冬大衣，把丝瓜瓢似散乱的头发靠在车窗上。从他不修边幅的样子来看好像是本地人。还有一个男人戴着眼镜，留了一头髻曲的短发，也是整整齐齐地穿着黑西装，大概是准备参加什么重要考试的大学生，或者是刚走上工作岗位的职员。最后一个乘客是女的，她坐在女售票员的背后，由于在椅子上埋得很深，从后边仅仅看得见她淡褐色的滋润的头发。不过，单凭那头发的样子无法判断那女人是中年妇女、大姑娘、洋派现代美人，还是正好相反。

李润求把视线从乘客们单调的景象上收回来，望着漆黑的窗外，倏然想道：“这些人为什么要在同一时刻去俗俚山？他们除了前座的一对青年男女，全是单身人，干吗要在这时候到俗俚山去？倘若再把像本地人的男人除外，就剩下学生模样的男人和那个女人，他们出外旅行的目的何在？”李润求是头一次去俗俚山。每当他想起俗俚山就会联想起森林和树木茂盛的深山。再过几分钟俗俚山就将出现在他的面前，现在他脑海里只有林木繁茂的深山，他怎么会有这样的疑问，可能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的立场更坚定了。

他是预先没有作好打算就突然出发的。恰巧是星期六。他在公司里给妻子打了个电话，便直奔公共汽车终点

站。在驶往公共汽车终点站的出租车里，他才开始考虑自己的旅行方向。此前他根本没有想过要到哪里去，也没有考虑过旅行方向。别说旅行方向，连今天要出去旅行的计划也只不过是两三个钟头以前才浮上脑海的。他估计妻子在学校里接到电话后，对于丈夫的荒唐行动，一定怒不可遏，但他现在根本不把这事放在心上。在出租车里，他同碰巧合乘这辆车的乘客和司机讨论该到哪里去。乘客劝他去庆州，司机劝他上俗俚山。他心中也没个谱，便听从了司机的劝告。不，有谱，是非常微妙的、听觉的谱使他一听见俗俚山的名字就高兴，所以决定到俗俚山去。

不过，他对于自己的行动并不怎么满意。夏天休假的季节都已经过去了，在别人正在给排得密密麻麻的生活齿轮加油的时候，自己却在如此肃杀的仲秋突然像斑马一样冲破藩篱跑了！莫非这就叫夏天积蓄起来的假期秋天用？公司的上司在休假季节倒是常常说这种玩笑话的，用来安慰在人手不够的时候没有放他们假的下属。但是，李润求本人从来不相信这种鬼话，当然他也被安排在夏天休假。当时他没有去海边，而且哪儿也没去，就躲在公寓的房间里，白白地浪费了一个星期。妻子单位里的日程跟他配合不起来，不是他不悦的理由。因为要配合实在很方便。他妻子是国民学校^①教员，丈夫休假期间，她正在对参加市内儿童珠算比赛大会的代表队进行辅导。他不悦也不是妻子单位的关系。他积蓄了一些假期，却不知道假期的效用。

① 即小学。

他坐在后座上，首先想到了自己的旅行动机。想来想去也找不出仲秋季节出外旅游的明确理由。星期六正午刚过，城市里的空气特别浑浊。他们工作的宇宙商社位于美涛波^①对面的十层楼顶上。这是一家纤维和机械系统的合资公司，进进出出的日本人很多，国内的小业主也很多。他负责输入纤维原料，不得不接触大量的国内小规模家庭工业经营者。星期六下午，家庭工业小业主还不停地涌来。平时下午一点钟他就整理好抽屉像逃也似地溜出办公室。尽管部长^②对李润求好像有点不以为然，但他早就打定主意对上司的视线不予理睬。细想起来，如果硬要编造一个理由的话，可以说当天办公室里空气浑浊所以走了。办公室的空气也不只是那天浑浊，他认为公司办公室的空气总是浑浊。要说旅行的直接动机，除了说那天办公室的空气浑浊，别无理由了。他凄然一笑，要是别人知道自己这样，可能会觉得他非常可怜。前边座位上学生模样的男女的处境大概也和自己相仿。要不，谁会在这肃杀的仲秋，在漆黑的晚上八点钟到这样的深山里来呢？

这么一想，他就觉得车上的乘客比较亲切了。可能的话，甚至想跟前面的女人和大学生谈谈话，但这是不可能的。此刻城市的街道正热闹。他熟知不少小巷子里的啤酒店，那里有苗条的女招待会殷勤相待，还认识好几处洋溢着温馨而有诱惑性气氛的洋酒店‘美貌出众举止端庄的女老板伫候在柜台里。此刻去这种地方最舒心。他下了班，总

① 地名。

② 公司部门负责人。

是两天去一次。有几处地方已经把他当老顾客待。可今晚他却在离那儿很远的幽深陡峭的山道上奔驰。他觉得好像在做梦，现在是梦，刚才所想的汉城的夜晚也好像是梦。

妻子和儿女的脸突然浮上了他的眼帘。李润求有一个在国民学校念书的女儿和准备明春上幼儿园的儿子。他住的三层楼三十坪^①公寓房子也历历在目。

他们是属于自己所有的极少数的几个人。现在才想到他们有点奇怪。从汉城的终点站出发以后，他头一次令人惊讶地想到了他们。他非常爱两个孩子罗美和洪求，替他们拍了无数照片，以致有时连妻子都嫉妒了，因为相对地说他不大关心妻子。反正，孩子们各种姿势的照片挂满了三面墙壁。李润求喜欢摄影，说得准确一点，替自己的下一代拍照是他最大的愉快。女儿的舞姿、儿子的笑脸、学步的神态、早晨女儿下楼上学的背影，总之，寓所的墙壁整个都被两个孩子的形象覆盖了。他在摄影比赛中得过奖，当时的模特儿也是自己的两个孩子。他对孩子们表情和动作的变化观察入微。这是他对两个孩子的爱心，也是对摄影技术的探求。公司里的同事说他在这方面陷得过深，妻子也一再指责他拍照拍得太多。但李润求并不在意。因为仔细分析起来，他不是替自己拍，也不是特地为孩子们拍，这一点他比谁都清楚。一般他都是喝过酒很晚才回家，所以平常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多。要是喝醉了回去，孩子们都已经睡着了。只有在休息天，他才背着照相机和孩子们

^① 韩国土地面积单位，一坪约合3.3平方米。

一起打发时间。即使现在，他首先想到的也不是孩子，而是寓所里照片上孩子们的各种表情。

不一会，汽车驶过山顶又开始加速了。李润求也马上从对孩子、寓所、妻子的记忆中惊醒过来，看着漆黑的窗外。车上的乘客依旧一动不动像在睡觉，惟独司机背后座位上的那一对青年男女还在不知疲倦地谈话。

2

车窗外面的灯火一靠近眼前，乘客们便一起悄悄站起身来。真是好久没有看见灯光了！俗俚山入口的市街比想像的要宽敞繁华得多。宽阔的干道两旁商店鳞次栉比，家家灯火辉煌，令人眼花缭乱。行驶在漫长山道上时，真没想到此地竟会有如此通明光亮的街市。润求突然觉得身上热了起来。汽车开进车站停住，女售票员这才打了个呵欠哗啦一下把门打开。润求支起上半身看前座的女人，只见她已经下车，身穿着绿色帛绵丽大衣，褐色滋润的长发一直拖到颈后。润求一直没看到那女人的脸。他好像觉得非看一下她的脸不可，便踉跄地钻出车厢。然而，她已经穿过车站走到街上去了，手上只拎了一只小皮包，显得非常轻松。

润求终于把那女人放跑了。他不知道为什么想看清她的脸，可又不便去跟踪。夜好像深了，街上的灯光比想象的亮，几乎没有行人。凉风轻轻吹过，异常寂静和荒凉，真是名符其实的内地夜市。他为了要找地方吃晚饭，匆忙地在街上走着。现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女人的身影，摊贩们站在堆

满各种旅游礼品的货架旁边静静地看着他。从他们的眼光里，润求切实地感到他们是本地人，自己是萍踪浪迹的游客。润求在旅行方面是非常生疏的，异乡人的眼光对他来说也是陌生的。不管怎么说，今天的旅行是一时冲动，非常仓促毫无准备的初次旅行。尽管他并不讨厌旅行，但实际上有了旅行的机会却常常放弃。别人经常利用短暂的休假到江陵、雪岳山或者海云台、内藏山去，而他一处也没去过。他想旅行，但往往只是想想而已。这是他的习惯。他在家里浪费了夏天的休假，并非有什么特殊原因，现在到这儿也是出于一种习惯。

润求在宽阔的大马路上走了一阵，拐到左边的一条小路上。那里餐厅、酒店、茶室的招牌、旅馆的招牌、异国风情的洋酒店招牌和内地贫寒山村不相称的啤酒酒店招牌林林总总。后来他才知道有几家啤酒酒店隔天有乐队演奏，可以跳舞。客人自然主要是汉城的游客。

他走进一家门半开的饭馆。一个五十岁光景的妇女坐在店堂里拣当地特产香菇。他估计这一大堆香菇是要卖给刚才经过的一家商店的。他向那女人要了一客香菇盖交饭。因为他对着墙上的菜单斟酌半天时，她直截了当地劝他吃这个。旅行要入乡随俗，润求算是头一次实行了这句格言。吃完饭，他问女人说：

“这儿有大饭店吗？”

“当然有啦。有两家很不错的大饭店，叫俗俚山观光饭店和普门饭店。就这两家，要不要我指给你？你想去饭店？”

这妇女态度非常亲切，放下手里的活霍地站起来。润求摆了摆手。

“不，我只是问问而已。我到旅馆去，旅馆也有干净的吧？”

“唔，全都干净。有些地方太脏，哪里做得到生意！你是从汉城来的吧？”

“对。”

“一个人？”

“唔。”

“哎哟，冷清死了。常有这种情况，男的独自一个人来，结果玩不成。你怎么不跟师母一起来？”

“现在又不是旅游季节，妻子要上班。这种时候一个人来最方便。”

女人有点疑惑地望着他。可能她根据老经验，认为这个男人好像有点不正经。

“那么，要不要告诉你一家干净旅馆？一个人住，安静清洁的地方最合适。”

女人又放下手里的活计站起来。

“就请你指点一下。我初来乍到，不知道上哪里。”

“告诉你，凡是到我们家来的客人，我都劝他们去一处地方。我陪你去。”

女人性急地先跑到门外。这说明她非常热情，要不，就是她不仅开饭店，还跟旅馆有关系。润求在门外拦住了她。

“不必了，大婶。你只要告诉我那家旅馆在哪儿就行

了，我还要散一会儿步，那是什么样的旅馆呀？”

女人转过身来说：

“你想去喝酒？”

“不，我一个人不喝酒。”

“酒店里大姑娘挺多。”

“我也不想找女人。”

“真的？”

“真的。”

“你看见十字路口有一条小巷吗？朝右拐就看见招牌了，叫宇宙旅馆。你到那里去一看就会谢谢我。价钱便宜，又干净。你肯定去吗？”

“当然啦。叫宇宙旅馆，是不是你丈夫……”

“对，我丈夫就在那儿。你只要说饭店介绍来的，他会给你开特等房间。”

她好像有点不大好意思，急忙回到店里去了。润求慢吞吞地走出巷子，又沿着宽阔的大马路走去。路边的礼品货摊上电灯依然亮如白昼，但是，不论是街上还是店铺周围都不见行人。作为这个游览区中心街道的漫长大马路完全沉浸在寂静中。最近十几年，他从来没有在这种寂寞的街上走过。城市的街道宵禁之前总在噪音的漩涡里猛烈回旋，人们忍受不了寂静，却在噪音中生活，在噪音中成长，变老，直到死亡。

他眼前有一片茶馆名字叫“旅客”。灯光暗淡，有机玻璃招牌看上去好像也在打瞌睡。他看了看表，九点缺十分。假使有同伴，他倒想到酒店去，可一个人喝酒，他还未学会。

他轻轻推开茶馆的门走进去。里面略微有点昏暗，隔了一会，室内的情景就逐渐显露：十坪出头的店堂里放着十来张桌子，散坐着五六个客人。陈旧的乐池里单簧管演奏着软绵绵的轻音乐。两个姑娘坐在柜台里起劲地谈着话。润求在窗边的位置上坐下，柜台里的姑娘立刻走到他的桌旁来，替他订了一客咖啡。有气无力的单簧管的声音听上去越来越疲惫、倦怠，大概是茶馆里的景象相当阴沉和单调的缘故。他想喝了咖啡赶快离开。他觉得在这马厩似的茶馆里消磨时间好像有点受不了。姑娘端来了咖啡，质量很差。他一口气把咖啡喝完，立即从座位上站起来。这时，柜台前面座位上一个男人的视线和他碰了个正着。对方戴着眼镜，不到三十岁，一副学生派头，穿着一身干净的西装。那男人赶忙把视线收回去。但是，润求看清了他的侧影，他孤零零地坐着，无聊地看着一边墙上挂历的风景。

就是他！润求直觉到对方就是刚才到这儿来的车上的那个男人。润求记不得当时曾从正面观察过那男人的脸，但是确实老是想那人究竟是大学生，还是刚踏进社会的新职员。润求突然产生一种想走过去和他谈话的冲动。对方也是一个人，样子也挺无聊和寂寞的。但是，别人的心情是不能随便加以断定的，别人的时间也是不能随便侵占的。润求打消了接近他的意图，到柜台上付茶钱。

不料背后传来了男人的声音：

“喂，客人，请你等一等。”

润求刚转身，那男人已经从座位上站起来。润求故意装不认识，问道：

“你有话要对我说?”

“是的。”

男人说着朝柜台这边走来。

“你记不得我了吗?”

“唔……”

“我可记得你哩! 你是从刚才到达的汽车上下来的吧?
我是说七点五十分稍过一点到达的车。”

“对。”

“那我没记错。我也是刚从那部车上下来的。我怎么会记得你的呢? 你下车的时候, 我看见过你。我先下来向售票员问路, 那时候你刚好下来, 东张西望。我想你跟我一样也是初来乍到, 怎么样, 我猜着了吧?”

“猜对了。我也是初次到这儿来。对你我也有印象。我坐在最后边, 看不见你的脸, 记得你一个人坐在窗口, 车子
里本来人不多。”

“不要这么站着, 不忙的话, 到我坐的那边去谈谈。”

男人指指刚才他坐过的座位。

“我不忙。”

润求随他过去坐下来。女招待又亲切地替他端来一杯茶放在桌上。

“你也是一个人?”

男人的脸略微削瘦, 他好像对润求是不是一个人非常担心, 性急地问道。

“对。就像你看到的一样。”

“夫人怎么样?”